

石女西

深山男女轶事之二

冰魂·著

沉雄而飘逸

机警而灵动

华丽而淡雅

华艺出版社

T1 44786

I247.5

深山男女轶事长篇系列之二

<2749>

石女凹

·冰魂·著



华艺出版社



22278079

(京)新登字 124 号

责任编辑:王月英

封面设计:文 等

《石女凹》

出版:华艺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省文联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印数:1—20000 册 11 印张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39—028—4

I·420 定价:14.20 元

第一章

(一)

人。宋绍兰的母亲叫宋月儿，母亲的母亲叫宋丫儿。宋绍兰小的时候，宋丫儿曾说过，小兰儿，我生你妈那会儿，月亮刚露出肚皮儿，你妈就叫了月儿了。宋月儿长到十八岁，长成了石女凹一朵最美丽最香的花，且心灵手巧，一手针绣，凹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无一能比。

五月初六这天，是宋月儿的十八岁生日，宋月儿梳妆得光彩四溢，男人的目光跟着她走，姑娘们的笑声涌着她走。宋月儿走进人群，凹主就说开了，石女凹的汉子们，我们凹里又一朵鲜花，今日就要开始溢香了！看呀，美丽的宋月儿，脸旦烧成云了，胸脯长成馍了……

宋月儿羞羞地低着头，她明白，凹主的话一完，她就得从汉子群中选出三个中意的，然后他们再角逐争雄。宋月儿想笑，笑不出，泪影儿却在眼睛里晃，她不明白为什么，但她明白，石女凹的女子，十八岁生日的这天，都要有一回这样的际遇。宋月儿

刚刚把一直羞羞的头慢慢抬起来，就听到了一阵木鱼声。

木鱼声一响过来，人群本有的嘈杂声立时静了，宋月儿就又把头低下。不看，宋月儿知道，敲木鱼的是枕女山法度庙里的法度和尚。法度和尚是一个老和尚。说他老，一点也不夸张，有说他九十多岁了，有说他一百二十多岁了，还有说他快二百三十岁的，总之，他很老。法度庙里还有一个小和尚，一个总也不见下一回山来的小和尚。小和尚是不下山敲木鱼的，石女凹的人都知道。

法度和尚闭着眼睛，先是绕着圈，在宋月儿的周围敲，嘴唇一开一合地动，只是不发声，然后又绕着大圈，围着人群敲。没见法度和尚睁过眼睛，他却从没踩虚过步子，或是碰着了别人。人群里渐渐开始有了叽咕声了，法度和尚也不生气，仍是闭着眼睛敲着木鱼。凹主是不敢打扰法度和尚的举止的。凹主明白，法度和尚为石女凹的男女做过很多有益的事，也从不无事生非。凹主刚想开口说点什么，法度和尚突然重敲一下，睁了眼睛，说：“旋风旋即不宜聚，散去凭物避之！”言完，脚下生风地去了。果然，有风拂来，一阵紧一阵，众人一阵阵呼喝，散去。

宋月儿不是没听懂法度和尚的话，只是不想动。宋月儿看了看天，天灰灰的，有点类似她此刻的心境。宋月儿不太高兴，主要是她觉得自己一切都美过了同伴，然而，同伴十八岁生日选男人时很顺，今天她却不顺。宋月儿慢慢把红色布巾解下来，叹一声，就有一只鸟叫着“西去西去”地从她的头顶飞过。宋月儿抬眼睛想看飞去的鸟，一阵狂风旋了过来，旋得宋月儿在原地急急

地转，旋得宋月儿头重脚轻失去了知觉。

宋月儿苏醒过来的时候，夜蝉已经在很抒情地颂唱，宋月儿四下打量。一座地地道道的猎人临时搭起的棚子，棚子里有一张简易的铺，宋月儿此刻就坐在垫着草的铺上，棚子的左角燃着一只松明，棚子里的光就是那只松明照亮的，右角燃了一堆火，有个人正在火中烧烤或煮着什么。宋月儿咳了一声，正在火中烧烤着什么的人回过头来。宋月儿看清，那是一张极其刚毅极其英俊的男人的脸。宋月儿忽闪着眼睛问：

“你是谁，我怎么到了这里的？”

“你活过来了？你昏睡三天了！来，喝点鲜鱼汤。”男人的身子动了动，可能是想站起来，到底还是没有，只是将捏着缸子的右手向宋月儿伸了伸。

“阿哥，你不是石女凹的人，对不？告诉我，我怎么会在这里，行么？”宋月儿走近男人走近火堆，胆怯地说。男人将缸子递给宋月儿，有些不自在的说：

“我姓彭，叫彭元吉，你应该叫我彭元吉同志！”

“同志，什么同志？我们石女凹的人，不叫同志，只叫阿哥阿妹。嘿嘿，我叫宋月儿，你只管叫我月儿阿妹。”宋月儿言完，喝了一口缸子里的鱼汤，忙把缸子放下，嚷嚷道：

“烫，真烫！”

彭元吉想笑。笑出来之后，脸上的表情却有些苦涩的意味。宋月儿出了棚子，喊道：

“喂，阿哥，元吉同志，棚子外的山风真凉。快出来凉凉风！”

彭元吉应了一声，想动，却没有动，彭元吉的脸上立时出现

了许多细小的汗珠。

“出来呀，阿哥，瞧，快瞧，天上还有星星在飞哩！”宋月儿没出声，轻轻地出了棚子，坐在他几个月来每天都要坐的那块石头上。宋月儿没回头，借着月夜向远处眺望，远山如烟，近山的树林正如一团一团的雾。宋月儿明白，这个地方自己从没来过。

“彭阿哥，告诉我，我怎么会在这里的，这儿叫什么山什么凹，好不好？”

“你坐下，我说。”彭元吉的眼里闪着光，不知是映入的星星，还是刹那间溢润的泪水：

“三天前的上午，天气异常的燥热。你这会儿听到泉水声了吗？听到了，泉水是从十几米高的上部流下的，冲涤出了一个不深不浅的潭，我到潭里去洗澡，正洗着，你就在不注意的时刻掉进潭内。那天，我……你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我，方圆几百里，是见不着一个人的，所以，那天，我脱得赤条条的洗。我见一个女子掉进潭内，想逃，可你久久没浮上来，我就潜入水下，把你捞起来了。我是在淮河边长大的，水性很好。你一睡，就是三天，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不会的，阿哥，我就是这附近石女凹的人，真的，彭阿哥！”

“这附近方圆几百里没有村子没有人烟，对这一带，我很熟悉。”

宋月儿摇摇头，疑惑地盯着彭元吉看，然后往近处的一个山头上走。走上山头，宋月儿想看见自己熟悉的枕女山睡女湖，看见的，却偏偏是一座又一座陌生的山峰。宋月儿有些伤心地迈开脚，用做错事般小孩的语气问：

“阿哥，这儿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会孤身一人在此生活呢？”

“我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前方的那座山头，是三二七高地，右侧的，是三二六高地，左侧的，是三二八高地。”

“高地？”

“高地。没什么意思，打仗时给山头取的代号而已。”

“打仗？”

“打仗。我是一名革命军，是革命军的一个连长。”

“连长？”

“是的，能指挥一百多人的头头。”

“那是凹主，我们凹主也是我们石女凹一百多人的头头。”

这一带没有村落的，要有，侦察部队不会漏掉这个情况。彭元吉想。宋月儿记起刚才烫着了自已的鱼汤，肚子就咕噜得十分热闹，进了草棚，喝。汤里没油没盐的，宋月儿把喝的神情表现得十分地香甜。

“彭阿哥，打仗一定要在山头吗？”

“不。可我们连那次，就是主守三二七高地。”

“还打吗？”

“不打了。”

“那你怎么一个人还在这儿哩？”

“不是，我……我们连的所有同志，都……都还在这里！”

彭元吉拾起一块碎石，狠狠地抛向朦朦胧胧的月色之中。彭元吉想凭此一抛，就将心中和脑海里所有的痛苦悲哀、凄艳惨烈的记忆一古脑儿地彻底抛掉。彭元吉记得，整个连队拉上阵地打响第一枪的时候正是夕阳流血的黄昏。带着尖尖啸声的弹头，一

粒粒的，从一只只眼睛里穿过，从一双双大腿上穿过，从一颗颗头颅上穿过，从一堵堵胸膛上穿过，从年轻溢香的女兵们爱情的乳香上穿过，从阳刚的男兵们勃勃的旺盛精气正中穿过……战斗结束时最后一枪响毕正好又是一个夕阳流血的黄昏。彭元吉打完最后一枪，咬碎了牙，将两条子弹穿过的大腿站直，扑倒一个对手，就往悬崖滚落……

宋月儿摆弄着空了的缸子，不好意思地说：

“彭阿哥，我都喝了，你喝点什么呢？”

“我早吃过了，回棚子的床铺上去睡吧！我，就睡这石头上，没关系的，去！”

彭元吉久久难以入睡，他万没料到在他这孤独难耐的生活里，会突然出现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丽姑娘宋月儿。虽然时值初夏，但彭元吉的心灵的季节依然停留在寒冷的冬天，宋月儿的到来，从某个角度上看，无疑是一颗能使彭元吉心灵复苏的太阳，从而使他一直过于板结的心地在这一夜荡漾起了春天的涟漪。然而，彭元吉心中的春意越浓，脸部月光淡照的表情越见凄清。他的两条大腿一共中了三颗子弹，自己以火烤刀，剜出两颗，对另一颗进入骨头内的却无能为力。离那场惨绝的战斗快半年了，彭元吉自己虽然深通医理，至今也没能让自己恢复无拐行走的功能，他曾多次试图走出这块深山，最终又不得不失败的返回。彭元吉本以为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人样的生命了，没料到宋月儿会从天而降。彭元吉在那一刹之间，曾想起过诸多仙女下凡的神话，他的心弦在那一颤之后就很难保证不再发出声响。不过，此刻睁眼躺着的彭元吉除了在感受凄清之外还在感受悲凉和失落。

作为男人，作为一个数月来独自生活在深山野岭中的一个男人，彭元吉从心底里数次升起过留住宋月儿这个美丽的女人的欲念，但他明白，天亮之后，宋月儿就会走的，天亮之后，宋月儿发现自己是个拐腿汉的时候，就会走的，彭元吉这样想。彭元吉明白，这个晚上，将是自己最难过又最幸福最悲哀的一个晚上，所谓难过，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肢体的残缺面对着宋月儿肢体的完美，更为残酷的是，残缺的肢体内部有时或者说一直都在汹涌着某动骚动的企盼，这种企盼本身充斥着对美丽的宋月儿溢芳的美艳躯体遥感式妄图的剥视；所谓幸福，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意念和浮杂在夜气中的目光，在风的吹拂下，涌进棚内，绕漫在宋月儿的周身，从而感觉到了宋月儿作为一个美人儿的躯体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兰藏于深林的气息，甚至还能看清宋月儿发育得恰到好处臀部及光洁凸起的胸乳；所谓悲哀，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在如此的夜晚如此的氛围，不能尽情尽性地施展自己浅层意识里的躁动深层意识里的欲望及浅层与深层意识交合之后形成的对女人那种野性的撕磨。彭元吉突地坐了起来，回顾棚内，遐想中的自身已经极其健壮地窜近宋月儿，有力的双手正抖颤着往宋月儿的胸部按去。

不，不能这样！彭元吉在心里说。不，不能！该死，彭元吉！你还是一个革命军战士么？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么？彭元吉在心里说。

彭元吉摇摇头，看着远山，侧身倒下，随之夜气中就有了他只有醒着时才可能出现的那种让人听起来很抒情很沉醉的鼾声。

从此时一过，果覆取一卷普于甜普共吉示透果，香里不四台潮别

(二)

宋月儿自躺到铺上后就在等待，这种等待既让她心悸又让她掺杂着三分的拒绝二分的企望。宋月儿知道自己很美丽很招男人流口水。要是在凹内，碰上这样的情况，男人肯定会缠住自己，宋月儿想。宋月儿听到棚子外的男人坐了起来，心跳突然地加快，这种紧张宋月儿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为害怕某种际遇的发生还是因为兴奋过度的紧张。

听到棚子外石头板上男人韵味的呼吸，宋月儿紧绷着的戒备情绪就有点松懈。宋月儿一时弄不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没来麻烦自己。其实，在宋月儿心里，第一眼看清彭元吉的面孔时，心底的土壤就埋下了一粒好感甚至是倾慕的种子，只是有些突然，来不及弄清该不该为这粒种子施肥加水，让其发芽进而长得茁壮。当宋月儿完全肯定这个男人不会进棚之后，夜风凉中有了冷的感觉。宋月儿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无名的惆怅无言的情绪随之也减轻了些。

明天早晨得问问他，为什么不爱跟女人缠缠磨磨？宋月儿在心里说。

是自己长得不够美，还是他不懂女人不喜欢女人？明天早晨得问问他，宋月儿在心里说。

宋月儿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张嘴喊了一声彭阿哥，没有应声，宋月儿边拢青丝边扯衣服边下铺，走出棚子，宋月儿的眼睛往四下里看，见彭元吉拄着棍子背着一兜野果一拐一拐地从

山坡斜斜歪歪地走下来。宋月儿迎上去，就要取下兜子来背，彭元吉说：

“这果子很甜，也很能填肚子，你肯定喜欢吃的！”彭元吉的双眼有些红，眼皮也有一些浮肿，脸部表情的困倦正如同他双脚行走之时显示出的困倦。

“是的，我爱吃。”宋月儿说。宋月儿的眼神儿泛着点点的泪影。

“彭阿哥，我俩坐到那潭边去吃这些果子，好么？”宋月儿指了指，低声地讲。

宋月儿到了潭边，细细地洗脸，一直把脸蛋洗得白粉粉的，继而红朴朴的，吐着香气，才住了手，捧了潭水湿了头发，头发立刻就变得光洁而又鲜亮。宋月儿想开口问彭元吉，自己是不是很美，却没有开口。宋月儿倒不是害羞，石女凹的女子在男人面前都不会羞涩，宋月儿含情地接过彭元吉递过来的果子，说：

“彭阿哥，你真好！”彭元吉低下了头，叹了一口气，说：

“吃吧。吃饱了好走！”

“阿哥，你怎么知道我会走呢？你不走？跟我走，好不好！我知道你走路很困难，我可以背你，真的，我可以背你！”

“不，不，我不想走，我离不开我那一百多个弟兄啊……”彭元吉红肿的眼睛滴落出的泪水穿透了宋月儿柔软的泪腺，使得她哽哽噎噎地说彭阿哥别伤心我的命是你救的你不愿离开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和你过一辈子。彭元吉摇摇头，目光沉重地投向山脚下那几排齐齐整整横成线纵成行的土丘，然后拐了过去。

这一百多个土丘都是彭元吉一手堆积出来的，每一个土丘下

面都有一个他能呼出姓名的兄弟，这些兄弟是彭元吉负伤之前的革命军队伍，全是他的兵；这一个一个的土丘，仍然是负伤之后的彭元吉的队伍，他站在前方，面对土丘，土丘们静静地确又是整齐地排列着，仿佛正在等待他发出冲锋陷阵的命令！彭元吉的双腿在抖，突地泪如雨下，张开双臂扑在一座土丘之上，大喊：“哥哥们！兄弟们！兄弟们啊……”

大略是宋月儿与彭元吉相遇后的第九个夜晚，柔风，温顺地吹，山蝉，欢欢地唱，弯月，妖媚地亮。宋月儿把溢散着处女淡淡幽香的秀发飘进元吉的怀里，明眸的双眼露现着万缕的柔情，似是在说，元吉阿哥，娶我做媳妇，好么！今晚就娶，好么？不，这会就娶，阿哥！彭元吉把这似水的蜜语柔情存进心里，存进美好的向往和憧憬之中。彭元吉把宋月儿埋在自己胸脯上的脸小心地捧了起来，细细地端详，说，月儿，我、我心底……我说不清，月儿，也许，这就是缘份……

宋月儿咯咯地笑了说，元吉阿哥，瞧你羞的，比姑娘家还差哩！我们石女凹的男人，才不象你哩！元吉阿哥，知道我们凹的女人是怎么选男人结婚的不？最主要的一点，只要是这个女子相中的男人，他八九不离十，怕是摆脱不了！嘿嘿嘿，我相中你了，阿哥，你还跑得了！言完，宋月儿就搂住彭元吉的脖子，亲得彭元吉连连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宋月儿问：“为什么不能？”彭元吉说：“我是革命军，我是共产党员！”

宋月儿问：“革命军，共产党员就不娶女人？”彭元吉说：“要娶，但要光明正大！”

土吉：“这就行了呗！你说，怎么样，才算光明正大？”她土知女高要只：“要有媒证，要拜堂，才能成亲。”尔凌亦立鼓鼓喊喊种，宋月儿：“只要你娶我，不管怎样，我都依你！”她尚味要者，四丁回………凹到再，四丁回，堂高我娘我天我，正鼓鼓就城于千得那两音氏坤讯吉尔凌，翻本既回吉尔凌答拜其礼宋

阳光网状地散下来，绿油油的阔大的树叶吸饱阳光之后，又绿油油地吐出，落进深潭，使潭面表皮的波一纹一纹地荡起碎银样的亮光。宋月儿从水中露出洁玉一样明丽而圆凸的胸部；双腮上虽然飞起些许的红霞，却红得自然和大方，当然这大方之中少不了一丁点的羞怯。宋月儿转过身，将面部对着坐在石块上的彭元吉，呢喃着调儿说：

凹文：“阿哥，你瞧，我这乳包圆不，鼓不，亮不，挺不？”宋月儿凹彭元吉抬起头，盯了一眼，惊得急忙转移了视线。就这一盯，彭元吉明白，那胸脯的确是女人中难得一见的胸脯，那乳丘的确是女人中难得一见的乳丘！玲珑，却不失该有的规模，洁白，洁白中还隐现着粉红的秀色。彭元吉凹宋月儿凹宋月儿：“阿哥，你瞧嘛！要是凹里的男人，用不着我张罗，就会瞧的，而且，还会搂了我亲的。阿哥，你瞧，你不愿意瞧？不是说好的吗，我洗净身子，就和你拜堂成亲！”凹台宋月儿凹宋月儿：“我瞧了，美，美的！美得我不敢多瞧。”

“怎么不敢？我这大腿亮不？长不？阿哥，你不知道，凹里，我是公认的美女子哩！”

宋月儿：“是美，是美！是的，只是，我的腿……”

宋月儿缓缓地趟水，水，碎缎子般从她裸着的身子上抖落，光

洁皮肤上的水珠儿，让阳光一映，晶晶地，闪闪地。宋月儿走上来，明媚灿烂地立在彭元吉的面前，说，好阿哥，你放心，只要回了凹，法度和尚就能治好你的腿，真的，你不信？来，先按你说的规矩，拜天拜地拜高堂，回了凹，再按凹里的规矩办。

宋月儿扶着彭元吉回到木棚，彭元吉用刺刀在两根柱子上刻了一副婚联：

淑女天赐荒山草棚姻缘自主
松明代烛百家媒证并蒂莲心

宋月儿打记事的时候起，就见惯了男人女人的身子。石女凹里，每年都会有几个女子要寻男人。被寻中的男人，都要按凹里的规定亮宝的，有能耐在众目睽睽下凹中的大石浮动的床上，破了女人的底儿，会立刻赢得全凹人的欢呼赞颂，否则，就得跪倒在凹主的脚下，祈求凹主为自己完成破底儿这一辉煌的壮举。……整座棚子仿佛都在颤动，旋转。宋月儿微闭了眼睛，觉得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在急剧地扩张中收缩，在急剧的收缩中扩张。这种扩张和收缩杂合在一起的神经反映让宋月儿成了一朵云，轻轻地飘浮在一座山头之上，让宋月儿成了一面旗，招展在一根旗杆之上。

宋月儿开始呻吟，呻吟的频率由慢渐渐加快，双腮上细密的香喷喷的汗珠儿汇合到下巴尖处，滴落到双乳之间，形成一道线样的溪流，再流入忽而结合忽而分开的所在。宋月儿在咬牙，极

力地伸长了脖子，抬头看着棚顶，一股来自天国的液流正疯狂地冲刷着她此刻碎如万蚁的感觉。宋月儿觉得自己的骨头在酥软，血管在脱离皮肉，一种佛祖超度弟子的空灵之快慰溢满眼睛溢满脑门溢满前额溢满前心后心手心脚心溢满跳动的的心脏然后汇成不可抗住的情流去侵犯去浸泡去冲涤那个令自己倍受痛苦中产生出万倍幸福的根源。宋月儿的呻吟来得那么样的绝望和凄楚。在这绝望和凄楚的呻吟之中，足以显示出了宋月儿承受不了巨大幸福的冲撞和洪水一样狂暴的兴奋挤压之后应有的云天雾地的快意。

此刻的宋月儿真如一条霜打盐腌的黄瓜，软焉软焉的，却软得很柔，无精打采，却显得温驯依人。

宋月儿将彭元吉的手拉过去，说：“你摸，这是什么？”彭元吉说是血。彭元吉一开始的紧张绝对是第一次上战场拚刺刀的那种紧张，继而就是痛楚，痛楚过后就是舒服，舒服过后就是快感进而是天崩地裂的响雷碾过每一根神经。

彭元吉翻过身，正要开口说点什么，宋月儿说：“阿哥，你听，木鱼声，你听！”彭元吉坐起来，说，没有的。宋月儿再听，木鱼声就没了，偎进元吉的怀里，用脸磨贴着男人的胸脯和胸脯上软乎乎的毫毛，说：

“阿哥，你听，又有木鱼声！我们凹后山的法度和尚，就会敲这种声响的！”

彭元吉听听，说：“风声哩！月儿，山风为了庆贺我们，在舞动树枝丫哩，月儿！”

(三)

一场风把宋月儿吹得无影无踪，石女凹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沸沸扬扬的日子。月儿妈先是东一声呼西一声喊，接着就在凹主面前哭哭啼啼地诉。

和月儿妈一样揪心的还有沈清光。沈清光是石女凹中数得上的一条汉子。木鱼声响起之前旋风刮起之前的那天，沈清光头天晚上和次日早晨连着喝了几碗鹿血。他明白，宋月儿生日这天选男人八九不离十会选中自己，不补补不壮壮阳真要当众败下阵来跪求凹主破底，岂不有些脸上无光。沈清光准备好自己的躯体和精神立进宋月儿的眼，谁知法度和尚就敲了木鱼来，谁知旋风就把宋月儿旋走！

沈清光懒得起床，一连几天东奔西窜劳而无功让他灰心丧气，虽说和他要好的花脸与沈清根时时安慰他没有必要为一个不一定就属于自己的女人呕心沥血。沈清光好几碗鹿血并没有白喝，一连几夜，就是在刚才醒来之前，还在梦里同一个不知姓名不知美丑不知岁数的女人癫狂了一回，以至整个屁股底下粘粘地一片黄白。清光的妈还在灶屋里拉着嗓子叫：“死睡，睡得日头晒屁股咋的？”清光就起床了。

花脸不叫花脸，叫花不开，是凹主花飞柱的独根儿子，只因一个脸半边是红色，半边是黄黑色，凹里的人才叫他花脸。花脸与沈清光同年同月同日生，且有一次，花脸与他的姨娘在枕女山上的一个僻静沟子里作那种事，叫沈清光遇上。沈清光那天心血